



明文海卷二百二十八

餘姚 黃宗羲 編輯

序十九

著述

劉子威雜俎序

江盈科

柱史劉子威先生出所輯一書示余題曰雜俎大概以天地偉絕特文武彙分為四而燕語吳都考附焉讀其書多耳目不經奇偉絕特之事間或揣理必無涉事偶有者余因喟然嘆曰甚矣道之無窮而子威先生宏覽

博雅之非人所及也乃子威自叙曰此書以示始學者若余所該涉則不可勝述味其言跡于謙又跡于自說其包彙之廣而皆不然夫道無窮知有窮惟能以有窮窮無窮而後知有窮者之固不能窮無窮也要于所書書有多寡即所見之小大因之蓋者錢鏐西遊遇姜子牙于道知其將往仕周摩其頂曰爾年尚童盍且學焉而早仕夫子牙年八十老矣錢鏐且童之而戒其求仕之早蓋錢方以八百歲春秋則其童八十之子牙而早其仕也非鏐不能有此見也惟賈亦然負擔之夫得一金以

為致富陽翟大賈累萬為家不至窳羸秦之鹿盜著述之名不止彼知天下之利不盡于鉅萬已也愈貪則愈富愈富則愈見為不足人之貪嗜于學也亦猶是也余觀傳載所記若中壘廣覽茂先博聞邊笥善麓之類代不數人至我明二百餘年號稱博洽者惟蜀楊用修吳王元美最著典子威先生而三稱鼎足焉先生所著詩文若干卷所輯他書凡若干種至不可勝讀即今雜俎一書中所采述不知其幾百家驟而觀之譬如入石季倫室中觀十尺紅珊瑚便知其富敵國豈必盡發其藏

為耶而先生且歆然吾以示始學者吾所該涉不可勝
述噫此非謙也非自詭其色彙之廣也總之以他人觀
子威則子威為極博以無窮之道觀子威即子威所博
極于道為僅；夫識高洋察萍寔辨肅慎之矢防風之
骨稱博者無如孔子而莊生笑之曰丘之于道且猶醯鷄
歆夫莊生非狂言也蓋以道窮孔子則孔子窮今天下而
無莊生則已假令有莊生者安知不笑生先醯鷄歆
先生之自叙意固若斯尔抑余聞之古柱下史掌藏書故
老聃稱博大真人然則若子威者謂之柱下史可也

重刻唐文粹引

江盈科

昔人列德與功與言為三不朽此三不朽者校其虛寔
則德功為寔論其用之遠近則德與功之用在一時言
之用由一時及于萬世而德也功也反託以為不朽言
之所以闕大矣哉言之精者為文六經之文尚矣六經
以外論者率惟秦漢以其去古未遠有未彫未琢之意
降而唐見謂不逮漢矣降而宋又見謂不逮唐矣此自
世運升降使然莫不誰何要之代各有文；各有至可
互存不可偏廢蓋觀百世并乎春則桃李夏則芙蓉秋則

菊冬則梅或以豔勝或以清澹勝總之造化精氣按時
比節洩于草木各有自然之華人心之精洩而為文無
代無之故嗚呼然尊古卑今者有所獨推有所獨抑亦
未達于四時之序與草木之變之理矣烏可與論文唐
有天下三百年其詩最著其文維韓柳列於大家其他
不甚著然而三百年間名流駿頌各殫其思各窮其致
抽錦繡于肺腸吐烟霞于唇吻蓋人不可數計篇亦難
以權舉則謂二公之外其文皆可無傳亦大謬妄哉矧夫
李氏一代朝政興替國俗徽惡典夫禮樂名物沿革舉

廢忠孝節烈勲猷勞伐正史所不盡載者或偶見于叙
述記誌可以備史之缺所謂二不朽託以不朽正謂是
耳然則唐文何可不傳耶有宋吳興姚宝臣自謂用力
十年取有唐一代之文拔其尤者得百卷題曰文粹刻而
傳之其有功李氏甚大閱數百年板浸堙沒嘉靖間
姑蘇國子生徐燭捐貲重刻至于今又漸歸散帙矣永思
金子後來之儁有志斯文者也為校正其訛補刻焉藏
諸家塾夫文而曰粹譬如看花名園羣芳衆姿爭奇開
勝吾就中摘其最者寘諸瓶間其為賞心娛目當復何

如而吾以為終不如百世並存之為大苟世有：力者
 盡取古今文自唐宋而外若三国若晉若隋若南北朝
 五代與元併而刻之豈不又天地之大觀千秋之勝事
 哉彼識不能周覽力不能遍舉而直曰秦漢秦漢云尔
 此何異守瓶花一枝而忘千紅萬紫之無盡藏也是漆
 園生之所笑為醯鷄者也

消暘集序 陳仁錫

賢者固不可測文亦如之江陰夏茂卿用才也遜公車
 而養母宏詞也灑衷言以悅心人與文豈可測哉而余

嘗師晉陵錢啟翁啟翁之學本朝第一流啟翁之易自
 漢以來迄今未日之有也公所交如此賢者之人與文
 不可測而其交固可測已丙辰偕計啟翁見而規之曰
 萬物各有首出公矧：孝廉何不早尋出頭予驚問曰
 孝廉何以首出師曰陳白沙其人與是年授淵天之易
 余故有紹易測一書已又規之學者當令深潛之意多
 而發揮之象少以為潛谷易為白沙難也今去三十二
 年不能隱又不能默深媿師言欲如茂卿公之浩然曠
 然其可得乎既取公所刪述讀之穷子雲之札燃雅川

明文海

卷二百二十八

四

之大擊玄女之鍾苑龍荒以收駿半天步而無旅何瑰
麗也既又取公自謂為文讀之不效廷論局趣亦不屑山
林寒檢英風發于天骨玄論駛于懸河婉孌幽靜馭婆
駘蕩抑何肆而隱曲而中哉身隱矣焉用文之此言非
是果尔何以藏之名山大川且夫鐘鼎市朝造物之同
人也泉石山林造物之私人也惟造物之同人混而後
造物之私人顯然造物者私之耳伊人自不私坤之冰霜
原德在一身乾之雲雨文明在天下有冰霜厚德原無雲雨
是有坤而無乾出處語默無一可者以文明施雲雨以

修詞居大業方軌白沙誰曰不可茂卿抱膝毘山之麓
邦君大夫干旄過之詩賦相餉而已聖主興真儒出名
山大川惡得私其人并私其義乎

正韻箋序

陳仁錫

四時而後韻書始于沈隱侯類譜唐人詩賦設科始尊
用之祔禮部韻畧吳棫毛晃劉淵之倫多所增省信者
益寡明興高皇帝御製洪武正韻當時受詔作者十有
一人質成者四人凡六易草裁為七十六韻一十六卷
天下學士大夫如奉典律三百年間大率用之朝廷故

事他所祖構猶墨守類譜何居夫唐律詩用礼部韻不獨試科應制其上下酬答倡贈皆如之宋元亦然今正韻古禮部韻也願不從當世之禮部韻而從前世唐律非明律也且為下而倍上所失在聲韻也哉於乎此非學士大夫之過也楊去奢先生憂之作正韻箋：之為荐成也故有古音有逸字以荐成正韻為高皇帝忠臣何也正韻之作四詩是矣聲音之道不同而同出于自然故地異時異而無不相通比音而樂之以莫不絃管宋文憲公序正韻常言之所謂詩騷以下魏晉以上惟取

諧音不拘一律是也四詩在當時作者聲韻自諧後人不通四方之音妄訊為不協于是朱子據吳夷狄之說以協詩而後詩得其所夫中國不知幾聖人制作然後有文字有五音十二律乃海外莫絕未聞有裁許周孔學其鄉之處莫不有文字聲音足以與中國相通而各有合者故自三代時任味列于瞽宗九譯通乎朝貢亦足以究聲韻之致矣沈韻作而韻始拘然律代作者用之律詩而止即詩亦終尚古体用古韻未嘗盡從也宋文憲謂散韻莫備四詩：乃孔子所刪舍孔子勿之從而惟沈約之是信以為大

惑先生之言曰春秋之義大一統尊天王自唐以後各
 有禮部韻唐人自遵唐韻黃公紹元人故韻會所引有
 蒙古韻目生為明人不遵明韻不几生今而反古乎大
 哉言乎士大夫寧畔制不負沈約亦獨何歎昔人訛柳
 子厚輩皆讀書而不知字以今觀之亦奚以異六書自
 黃帝訖三代不改周之宣王始變大篆而孔子辨中書
 猶用蝌蚪古文孔子麻冕從儉而獨違大篆者正謂大篆
 非古也且苟務簡便輕變古常逆知文字之禍將必有
 甚故大篆雖後王所作寧過而廢之先生營綜羣書尤尊

春秋其于孔門志在狂狷尚慕陶靖節諸葛武侯為人
 手輯其書而哦之二公出處雖殊乃靖節恥屈偽朝武
 侯伸漢賊之義要皆有春秋之志焉即先生可知矣

平資台通監序 陳仁錫

陳仁錫

藏書序立福

不春秋無一日不史也孔子

作春秋而後無一日不春秋無一日不史也作春秋作
 于天終日乾：行天事天不變編年亦不變天時作于
 上人事應于下故春秋無事載其月疑事闕其文遂開
 編年之祖後儒尊孔子曰獲麟絕筆也終日戴天不知

有春秋安知有是非夫天所是千萬世不敢非天所非
千萬世不敢是作史者必是天之是而後謂之是非天
之非而後謂之非又必其人天所是也而後可以是天
之是天所不非也而後可以非天之非大都以編年而
體定以得人而始尊自二十一史變為表志傳紀而紀
年畧自二十一史名為正史而梁通史六百卷唐編年
四十一家聊備乙庫之藏其有併書本末不著後先雖
曰編年仍自傳紀而史體混自編年紀傳寔錄分為三
宋分時政記起居注日歷為三時政紀以宰相二人撰

錄而史權分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太史觀之知天
知人可以史矣史遷曰文史星歷近乎卜祝之間何自
待之菲也况其下者乎故諉讀也而史賊臣也而史寇
蜀也而史槩北首也而史受賕也而史下代上琢也而
史狐媚也而史事數君也而史清談也而史蔡卞蔡京
也而史脫：而史正史犹尔况稗乘哉宋治平三年初
命司馬溫公編集君臣事迹首呈通志凡八卷英宗悅
為置局秘閣賜名資治通鑑神宗序之歷十有八載纂
十六代閔國家係民生善可法惡可戒者益以目錄考

或先生之言曰春秋之義大一統尊天王自唐以後各有禮部韻唐人自尊唐韻黃公紹元人故韻會所引有蒙古韻目生為明人不遵明韻不几生今而反古乎大哉言乎士大夫寧畔制不負沈約亦獨何歎昔人訕柳子厚輩皆讀書而不知字以今觀之亦奚以異六書自黃帝訖三代不改周之宣王始變大篆而孔子辭中書猶用蝌蚪古文孔子麻冕從儉而獨違大篆者正謂大篆非古也且苟務簡便輕變古常逆知文字之禍將必有甚故大篆雖後王所作寧過而廢之先生營綜羣書尤尊

春秋其于孔門志在狂狷尚慕陶靖節諸葛武侯為人手輯其書而哦之二公出處雖殊乃靖節恥屈偽朝武侯伸漢賊之義要皆有春秋之志焉即先生可知矣

評資治通鑑序

陳仁錫

孔子作春秋而前無一日不春秋無一日不史也孔子作春秋而後無一日不春秋無一日不史也作春秋作于天終日乾：行天事天不變編年亦不變天時作于上人事應于下故春秋無事載其月疑事闕其文遂開編年之祖後儒尊孔子曰獲麟絕筆也終日戴天不知

有春秋安知有是非夫天所是千萬世不敢非天所非千萬世不敢是作史者必是天之是而後謂之是非天之非而後謂之非又必其人天所是也而後可以是天之是天所不非也而後可以非天之非大都以編年而體定以得人而始尊自二十一史變為表志傳紀而紀年畧自二十一史名為正史而梁通史六百卷唐編年四十一家聊備乙庫之藏其有併書本末不著後先雖曰編年仍自傳紀而史體混自編年紀傳寔錄分為三宋分時政記起居注日歷為三時政紀以宰相二人撰

錄而史權分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太史觀之知天知人可以史矣史遷曰文史星歷近乎卜祝之間何自待之非也况其下者乎故諂讀也而史賊臣也而史寇蜀也而史槩北首也而史受賕也而史下代上琢也而史狐媚也而史事數君也而史清談也而史蔡卞蔡京也而史脫：而史正史犹尔况稗乘哉宋治平三年初命司馬溫公編集君臣事迹首呈通志凡八卷英宗悅為置局秘閣賜名資治通鑑神宗序之歷十有八載纂十六代闕國家係民生善可法惡可戒者益以目錄考

異故曰斷以邪正要于治忽辭令淵源箴諫深切大哉
神宗之言公六就况官聽書局自隨或疑治平熙寧間紛爭
 國事盖有託為豈公之心也哉大都有是非之心不可
 有是非之見去其偏心先去其名心使是非定于天定
 于君定于天下後世而不必公論自己出南史氏之筆
 范希文之學司馬溫公之書是已齊太史教被刑而南
 史執簡往聞太史書之矣乃還而不留一月旦之名希
 文在仁宗時以學職屬孫明復以中庸授張子厚于是
 石守道胡翼之各以其學教弟子而不留一道學之名

溫公自選官屬御府供筆墨御筭供果餌出示龍圖天
 章閣三館秘書而不留一著書之名夫惟去其名心一
 意尊天庇民故足傳也天台胡三省身之有廣註有十
 論有校仇通鑑凡例間闕從軍帙亡別講入考異于各
 文釐釋文為便辨誤駁海陵本非司馬康筆康簡較文字
 官不應跌盞而紹興金使間溫公子孫遂訪其裔汲官
 之好事者換前例以屬汲故判為歷續本公著書之一端
 也仁錫憂居以來杜戶卒業竊比于公抑感溫公言覽
 者未終一紙已欠伸思睡能讀之終篇惟王益柔尔于

是探索鉤致就其弘鉅闕鏡畧為提掇俾閱鑑而又閱
胡註別樹赤幟閱評鑑而又閱評註別開青眼試于集
中簡一正人為一正事為如竒雲寫碧漢如河洛出圖
書如大海吐明月一人不終為一事顛覆為若將隕深
淵履春冰惟恐天不生人人不行事惟恐少壞聖賢常
撐之宇宙誤用百年有用之精神笑化為泣泣化為慟
至大慟有欠伸思卧者乎嗟讀書不大悅無以虛碩
果不食之孤陽不大慟無以震死灰不靈之愚魄故天
下欲治常多亂常少讀書欲慟常多悅常少又欲慟已

多于慟人慟已今日多于異日否則有代之慟者矣斯
言也願齋沐而質溫公兼以問世子閱鑑畢殫心宋史
旁及遼金元恭惟太祖高皇帝即位之明年詔修元史
成祖文皇帝序續綱目而學士周叙疏讓宋史柯公維
騏成新編一書補李燾陳桎輩所未備在勝國楊公維
楨作正統辨黜遼金前人論之幾矣近世行王公宗沐
本其旨謂元祐紹聖治亂之界靖康建炎南北之界景
定咸淳存亡之界故編獨覈予亦極目而尤善毘陵薛
公應旂本曰我不可不鑒于有夏亦不可不鑒于有殷

宋元今之夏殷也其詞危矣用人肇治亂之始故一榜必書得某人儒學隱逸比溫公加詳溫公刪繁削冗公謂裁減太過無以快心明目即四六亦不廢述揭侯斯之言曰修史在于得人有學問文章而不知史事不可與有學問文章知史事而心術不正不可與某於學問文章史事未可妄議而心術不敢不正予深是之通鑑前編宋金履祥著鑑曰資治非以極博源而上之疑鬼神甚于黃熊臺駘杜回伯有之倫不可垂後况左傳止哀公二十七年終趙襄子事通鑑首之何疑是以置

前編不錄而宋元取薛本蓋嘗論之溫公尚左傳毘陵尚荀悅表宏范祖禹歐陽修胡氏父子亟稱章懷裴松之各有原本也抑疑崇文置局詔劉恕趙君錫同修元豐進呈列范祖禹劉恕劉敞名胡身之以前漢歸敞三國迄南北朝歸劉恕唐歸范祖禹而公不載其事豈同修官較定簡較之流亞耶神宗謂輔臣此書過荀悅及唐以悅書賜其臣唐宋人主尊編年尚矣故賜名加秩不以榮而迎英經筵常令進讀則人君啟沃之極思也噫公之時何時也所上表不急彛翟而急民生豈見用

人太閼銳漸剥民以逞大壞軍興不減俸賜不加搜刮之家法而以一書障其狂耶雖然溫公望其君好善矜惡取是捨非薛本據是直述善惡不掩故任天下之事必成天下之事不輕以君子自予務勉其終不輕以小人予人務錄其善作事有餘地持論有餘地必致君於堯舜必長君子之泰必掃彘羿之氛必是非皎然懸於天而百怪銷滅書曰資治意在斯乎

皇明館閣文抄序

陳懿典

語云三代無文人人盡能文也故詩書所記王公大人

與田峻紅女之言並載何至以文章專屬館閣自三代而降人主或起于民間或生于深宮將相大臣多木強不嫻于辭必選天下能文之士使典文章兩漢制詔爾雅意其時在帝左右必有其人唐宋始有翰林而直院學士知制誥最號華選往由茲入相碩唐宋入相之途甚雜節鎮任子間參平章而畢竟從此扉兩制者居多故狄梁公有云論文章則有李嶠蘇味道高瓊挽真宗車駕過河云此處可喚宰相作詩此雖輕視相臣文弱之語足徵詞臣作相之盛矣故宗太祖曰宰相須用

讀書人韓魏公曰某為相歐陽永叔在翰林天下文章莫大于是則文之總萃于館閣可觀矣輓近登壇自命狎主齊盟者每卑館閣為應制体合諸草澤以爭勝文稱兩京詩擬初盛而謂非此即不及格獨不思兩司馬劉向楊雄班固皆身在承明天祿石渠之間摩詰青蓮俱列供奉之班烏得謂應制為降格而文人不在金馬門也我明中天啟運右文興理二百年来官重館閣之選文重館閣之体國家有大典制大述作俱由茲以出而天下才俊聰明之士有鼎甲庶常所不及收者則冠

帶紳弁之倫能者甚衆又有科目方內所不能盡者則山林羽釋之中能者不少合此兩者以典詞垣競則衆寡之形成而和平典重典縱橫牢騷者又異何怪世之取周而尊漢也雖然廟堂之上綸綍之重必不可以莽亢之風悲壯之音用者藉令擊劒弄丸之技而陳于干羽之舞則不典山龍黼黻之章而雜以擊輓之文則失裁何也才不盡于館閣之人文不盡于館閣之体而在館閣則才不可逞体不可越也不見相如諭蜀之檄子美明堂之賦乃不典子虛蔓衍曲江之哭秋興之哀同

調也由斯以談則文章之變雖不可勝窮才人之致雖無所不有而要之合館閣則八駿之絕塵應于和鸞離館閣則千里之長風不免啼嚙其地使然也余列詞臣之後間嘗取館閣先後諸公之著作而詮次之題曰館閣文抄曰抄不居選也不敢信其品隲也不居全也不能不虞其掛漏也用見一代之人文萃于館閣以昭國家右文之意而已矣二百年間領殿閣者若而人在詞垣者若而人大抵由館閣者十人而九其崛起別署不由館而閣者千百人而一出入承明儲材于館而不登

紫閣者亦十之八九無論畢世簪筆終握大斗與優游金馬者体裁若一即由他途入叅政府其潤色大業為體亦不甚相遠所謂如入宗廟不肅而嚴也而論者往往稱引漢唐故事謂內閣不宜需用詞臣祖宗朝固自由他曹入者嘗考長陵所簡七人有不由翰林者皆改史局脩顧問此與進士之改庶吉士何異永陵議禮諸臣亦皆先改詹翰坊局然後進閣未邨從龍與二正之季有不改館職竟登揆路皆乾坤剝復之大故遘會非常豈垂裳委蛇之際可同日而語又其人如薛河汾

李南陽張永嘉即不躋鼎司其樹立寧少遜若徐武功楊丹徒夏貴溪未免押闔剗復之過况俞綱袁宗臯之輩哉然則論相而中外之並用其見豈不廣而兵制錢穀之長終不可與論思密勿之地分道而馳即如縱橫佻巧之文終不可與代言視草之筆對壘而用其義一也且也詞林從容揖讓一逼向用便生戈矛漸次代興多致水火若並進途開爭端殺機何所底止乎居恒嘗謂天下之人材非必盡萃于甲科而孝廉里選雖有異才卒不能勝科甲之多則鼎甲中秘之人材未必皆具

輔弼之用而諸司之衆卒不能勝于詞林則國家之所重即天意之所重而非徃代之可比也嗟夫文無定体用人無定方即詞臣以詞為職世且五合六聚以爭其文章之權又况紫薇垣中上相上將隱見並列又何能以一丸泥封綰轂之口也

吳德聚爽閣書目序

沈守正

人各有嗜：金玉子女狗馬者庸人也嗜泉石花鳥絲竹者韻人也進而為金石篆籀之嗜清矣然非博雅不得稱賞鑒家書其可已已夫且書之以為寶也剖元黃

之精傳聖賢之髓造物亦若祕之惜之往々難聚而易散是以一厄于秦火再厄于楚漢三厄于董卓四厄于東晉五厄于侯景六厄于五季七厄于靖康八厄于元其聚也以帝王之威力懸金授爵惟恐不得而西漢止三萬三千九十卷魏二萬九千九百四十五卷東晉三千一十四卷南宋六萬四千五百八十二卷齊兼釋共二萬三千一百六十卷梁七萬餘卷莫盛于隋嘉則積至三十七萬卷至開元僅八萬卷有奇宋崇文書目三萬六百六十九卷續目增一萬四千九百四十三卷若

夫沉篤淵湛之士家哀戶襲代不乏人欲如阮孝緒之七乘張華之三十車者槩不多見雜可知已予友吳子符遠酷嗜書一日不手書一月不得奇書則不樂藏書多者至十萬卷皆手自較讐又喜借與人看予嘗有詩謝之曰較來三豕正帙返一鷓虛皆悖言也雖然予猶有進焉上古書用漆竹中古易以縑帛稠重易壞故一失不可復得周顯德中始有板行而古文寥落甚矣即開元八萬餘卷猶有今文三萬在其中以準今日可以類推故今之藏書似富寔貧雖復萬卷不足敵千何者

今文多而古文少也今典符遠約無誇卷帙之侈以見古為奇有秘本急錄而傳之得善本存副以廣之不獨廣吾氣類之好亦借以破鬼神之慳非執林一大勝事乎予少即有斯嗜愧力不及它日當構小書淫館典賁閣相峙而居有無互授兩家子孫世世無恡一洗千古借書三痴二惑何減百城所謂勿替引之矣

來氏易註圖說略序 鄭之惠

毛肖寰先生偶寓湖南與不佞談易因出梁山來徵君圖說一冊授不佞為吾師青螺先生叙刻而毛公重錄

者大都以錯綜變互推聖人立象之意因明後儒掃象與臆度牽合之非真談易家一種奇書也不佞十齒學易不知易妄意易道之大不可思議而舉目之間往遇之舉目之間又不容思議處也聖人正以不容思議者象其不可思議者則岐理與象不可掃象尤不可微獨不可抑且能不天始地成時行物生耳聰目明手特足行畫象也則畫易也羲皇以六畫摹寫宇宙之變文周易詞就六畫下一註脚指點出宇宙內名象示人使人即其舉目可見者由之而不知耳必果掃象則宇宙

事物可盡掃耶象固無恙反病理矣徵君絕解臆說吾家康成聲明象數錯綜著倪于康伯變互考占于堯夫各推本孔子十翼之意徵君表章而全收之非有神悟何以篤信乃爾因節取圖序十六篇付剞劂公海內談易者亦毛公意也六十四卦啟蒙圖舉一為例十翼圖以乾坤二卦彖辭別為一意：尚未安集註文多總以發明圖說俱且闕為顧不佞猶有二疑一疑在象內一疑在象外既有錯綜變互又錯綜變互自相錯綜則一爻已賅八卦八卦已賅宇宙諸象矣何以辭獨舉一二

象繫惟此象此爻更不可易抑如詩有比興舉一以待觸類也如徵君言自孔子至今二千餘年間能了此者寥寥：何以曰百姓與能又何以曰民咸用之豈所云與能者別有鼓舞之妙使人不知其所以然而不容不然者立于象先耶易以不可思議故大以不容思議故神如不佞者政病思議何繇知易梁山萬里道安得過從徵君盡發我覆也

虞山書院會語志叙

張鷟

學之講也其以儀文言語接引衆人已乎夫令衆人之

動其良心也固以會以語也若夫豪傑證明心體則不專以會以語而亦以會以語也昔在東林會上顧涇陽諸先生屬余講余遜謝良久已乃言曰今日之會須要認取源頭方許滿堂聽講若認得真法：都活句：都靈此講便是杏壇上酬對也不佞嘗見會講就坐之始擊磬者三以俟人心之靜此際當下工夫最可認取夫先達教語未發後進疑難未陳四座寂然各有主宰此時諦觀氣象若何若說一念不生將四座等若木偶土梗云何有言即聞有問即應靈體固不應寂也若說念

起會上此際作何念乎影未來而先造影：何從來乎是礙虛也若說靜俟先達之教以豁我心靈則我之心靈竟付于先達之口又逐于我之耳乎若說尋求妙義思索疑端以答會上傾耳之意則此尋求思索先自擾擾可謂性靈乎即發揮問辨不幾馳逐光景了故事乎此際氣象最宜認取若自己做得主宰則此氣象所謂百萬軍中出奇應變寂然不動若自己做不得主宰便是行伍小卒聽命金鼓衆進而進衆退而退將自己性命隨逐波流一生聽講不曾聽得一句亦大可惜世間

書院會講作興甚難幸遇此會便是一息千古切莫錯過
過須各認取本体真如明鏡光燦並無夾帶並無倚靠
妍來妍照媮來媮照妍媮非我妍媮皆我若言無影不照便
是頑銅若言未影先照便於鏡上妄添丹彩添一分丹彩礙
一分光明也得道之人神高于聖賢而慮下於輿隸我自
光明別無倚靠被四表格上下蓋天蓋地開闢一人件件皆
自我性中流出不經耳目不貸知見到此即見賢思齊誦讀
尚友都用不著所謂神高于聖賢既信得本體光明與皂廝
養同是光明愚夫

不識不知信口說來皆我本體灵印故曰舜好問而好
察邇言直是真見本體無毫釐增減處所謂慮下于輿
隸講學之會的是如此是之謂各人一段大光明各人
一段真秘密會中先達提醒人詳矣總不離此當下工夫
作學人一生受用也諸先生皆聞予言而悅之虞山會語
具矣讀者宜認取東林會上一句無徒以言語觀也

錢肇陽先生證義序

張鷟

道活物也與農言疇與工言器與賈人言什一與勇士

言戰功與刀記之人言文法與文章之士言詩書皆道也道之為言路也通也有一事之不通有一物之不通有一處之不通即不得謂之道故言通者言其通也雖然泉之通也為江為河其源固涓涓耳穀種之入土也時至而氣通為蕃熟變化而無窮也尋其源窮其種而可以言其無不通之妙矣古之聖人其救世也皆隨其人之本分而成就之其立教也亦指點其當人之身而不分別于人之外是以人皆曉其所固然而聖人之教行夫人之所固然乃道之源與體也義之畫也堯之中

也湯之恒也文之正也孔子言一而子思言獨孟子言幾希于無可言中偶拈一字以為標而其意欲人隨事隨物而各自得之人各自得則千百世而下數字皆可不言也陽明先生之言良知也拈其字也亦即義堯以求立教之義也隨事而示以良知隨境而指以良知隨人而喻以本分之良知此陽明先生之功大也良知活物也路之可通人人可得故其教與古聖同一光明肇陽先生之立教宗陽明者也其言曰國家制科以文章其為文章以註疏註義學也文章巧言也士之所習吾不能易也

雖然有道存焉窮註疏之源者即註疏皆性命矣得文章之種者即文章皆精微矣夫士習于苟且功利而莫之救政為精神才氣動為支離傳註所困縛為對偶教律所沉埋而不通聖賢立教之意不返之當身自有之良知昔人謂之蒸砂炊飯先生證義一書就學人習見熟聞之言指點源頭以發揮陽明之教使人知註疏不屬義學文章不涉語言人人可自得處、可自通而一時舉業之士如豁雲霧披青天先生之功大矣夫先生道高而詣深其析理精寔而見地朗徹廓乎萬物一体

而與羣弟子日坐吟風弄月中故吾鄉良知一派自文貞公而後于先生今日為特盛余非能聞道者然間受教于先生聆緒論焉向辱先生徵予序證義夫令予數他家寶竊愧未能及讀的證一錄而爽然見先生作證義大指遂序而論之以證先生也

顧涇陽先生當下繹序

張鷟

涇陽先生惧世人習于議論流于蕩莽指悟頭為了當認現成為聖賢而弊不可返也遂作當下繹張鷟受而讀之曰妙矣哉孔孟之言當下也疏水曲肱樂在其中

有事而勿忘也勿助也夫即境了境即事了事有為事境主者而刻、常見為故謂之真當下若夫悟頭了當是擊石有火擊已則銷汲滌為泉汲已則枯未可以一擊一汲為當下之全水火也夫火種不因擊而泉体不受汲一燈傳千燈只傳者當下之光明耳一源導而千條只導者當下之充滿耳火種泉體在是故也故孟子曰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保四海亦當下也非特以乍見惻隱為當下而保四海更有充在也故吾嘗論人靡處不有當下靡刻不有當下閒當下忙亦當下得當下

失亦當下只于境上做得主起便是源頭關頭源頭撥得清正是關頭勘得過關頭勘得過總是源頭撥得清若源頭一點不清只忙閒順逆失得境上揀擇安排終落為人窠臼非仲尼樂在其中孟氏勿忘勿助真境界也只此自可體取關頭矣近溪先生嘗言吾之學問從千辛萬苦得來夫世人見近溪言當下便說眼前皆聖人不思其千辛萬苦者作何辛苦也先生指源頭以顯物、具有之妙指關頭以示毫釐千里之微設二科之教以程學人設人已之辯以醒獨知總是欲人自性上

豎起精神主張在我無終無始無大無小無忙閒順逆得失到處圓滿如水銀散珠如海水成川刻處皆當下有當下不係悟門亦非議論飲水得冷食蜜得甘到手甚樂並非安排既到手後亦無歇手是則先生當下繹語盡屬權說學人各信受于心既不作現成聖賢觀亦何在非當下聖賢矣

寶日堂先進舊聞序

周宗建

夫風消影歇境逝人移習見之靡都無可據差有未謝之樸暨乎獨往之神每從性地流寫人間似可恃為榜

樣而朔閱往昔微言特行零落無傳僅得之野叟山樵之口相聞以為佳話此亦鄉井之所悲也吾吳世稱文獻而淞泖之間尤多奇蹟漸靡以往剖變日新君子懼為吾師侗初先生十年之內蒐討見聞凡諸先輩片言偶動苟足取程無不錄而藏之如聚珠寶者久之積成光采是亦不朽之盛事矣嗟乎晚俗多敏名場利海沒頂隨之孰與先民澹遠朗率直還本性密心妙用聞見雙除在庸夫小儒未嘗不迂鈍目之而一往蘊藉顧獨常在使千秋而下拾其冷風者猶足滌肺腸而開耳

自以此較彼意味果孰饒乎世間墨卿亦成諛種眉前
 墓下有類鏤空先生此集上自名卿鉅公下迄布衣裙
 婦尋幽剔渺正使寂寞之餘忽有生色低徊履玩豈曰
 備一時之覽觀亦足壯為善之孤膽已旅暑煩蒸時從
 師席披讀數條不須懷永常有涼氣敬題數語以志嚮
 往云爾己未夏五月門人周宗建謹叙

明文海卷二百二十八

明文海卷二百二十九

餘姚 黃宗義 編輯

序二十

著述

叙七克 鄭以偉

記曰人者天地之心人處函蓋中央如人腹內有心則
 人之與動也俱來哉故墮地啞然而嘯矣亡何天然而
 笑矣則順違之故也順違所起以認墮地之已為已而
 不復知無已之已無已靜也順已成好違已成惡由是

從殼漏子起見識與年長為傲為妬為吝為忿為饕為淫為懈惰大約撰為七種而究之不過哂笑之變然其性初豈有已哉嘗試辟之湛然者水乎波於風則跳如沫感如鱗吼如雷水体非損也少焉而澄此湛然者又不從外得則已性原靜也故謂風動水則可謂水体為風所壞則不可已又試辟之土與人無愛憎也埏為孟姬則宋玉惆悵埏為簾隴負薪者醜之矣又或埏以為鬼神遂走百家之社其埏以為餅孟人得而器用之而不知即前日之土使解其埏則愛憎敬慢又亡矣世間

一切可喜可惡可怪可恒之境皆塊土之類則物性亦靜也故謂土有異埏則可謂有異質則不可矣惟於靜中執一私已於是矍矍鈎鎖膠固而不能自脫故樂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物至知知然後好惡形焉好惡者我之所為哂笑也感於物而後有者也第不曰情之欲而曰性之欲明動靜之体原靜也又不曰感物有知而曰物至知知明靜之用即動也好惡非性病也附於已則物至而人化物矣物至而人不化則以無好好以無惡惡如嬰兒日嗔日笑尚不

知有已何知有順違只為墮地有已此已一生七欲並作譬蛾之赴火以有蛾已故蚋之聚醯以有蚋已故蚋不赴火以無蛾已故蛾不聚醯以無蚋已故以至秦越相非肉素相嘲各以已故已者欲之根也如賊帥然吾夫子曰克已復礼克已者主靜之謂也主靜則已無泊処而欲自克如太未虫处处皆泊而不能緣於火燄之上以火能克之也凡帥之勝敵曰克摧堅陷陣者果也廓清剪除者毅也伐謀削患者豫也願帥不靜則敵不可得而克矣即求賊所在而撲之可名曰戰而不名克

此克伐怨欲不行而非仁也雖然弓矢發則與枯株無異發弓矢不若發空虚者之無觸也乃天下不少矢之殺人者求其為枯株亦何可得哉順陽龐子哀世人之多欲作七克以覺之曰伏傲曰平妬曰解貪曰熄忿曰戒饜曰坊淫曰策急讀之若立射侯之下不覺令人恭可以折慢幢若鶴鷓之愈慎青棠之翳怒饜饜之懲貪敝筍之刺淫至策急一篇又可以為窳夫之枉策一寓目鮮有不憬然悟者苟可以發弓矢而止其殺人之用於世教不無補也春秋抑祖之會而進黃池嘉其冠端

而藉乎成周為得尊王之体耳夫吳王夫差曰好冠來好冠來慕中國之冠尚枕子之况慕義者而來藉聖人之言者耶雖不知有當於主靜與否亦可為善藉矣故不穀樂為之弁其端而復商以周元公之學所謂不直則道不見也

泰西水法叙 鄭以偉

此泰西水法熊先生成利子之志而傳之者也法五種曰龍尾圖凡五曰玉衡圖凡四曰恒升圖凡四曰水庫圖凡三而終之以藥露諸器圖凡一用以取水力省而

功倍徐太史子先譜之最悉一開卷即不必見其具可按文而匠也書成中國不憂傳焉蓋開闢以來修水用者數易矣標枝之世掬而飲亡何蠡焉孟馬尊焉井焉使掬者視之不亦最巧也乎用矣而未廣其後偃鴻井其田以受潤廣矣而未備又其後阡陌開而陂池興兩雲徙渠插中出也備矣而未有機又其後桔槔出機矣而井田陂池亦不可復觀古者水土共為一官統之司空土行不修則水利愈巧巧固生於窮歟然未有若此之利者夫田不可復井者何必十年始驅民田入之官

必十年始溝官田畫之澮墳戶城郭之沮又亡論則必廢二十餘年耕而可此可幾乎意者水田可也而予郡徐伯繼尚寶一為而躓世遂懲噎而廢食今之農仰天不雨惟取土龍而祝之耳予家世農見鄉土最壩決旬晴則桔江而之田決旬雨則又決田而之江遭苦旱醵錢為車如碓加輪為寘筭其表前軒後輕與水為無窮一晝夜度灌二十鍾顧必急流而可不然則法窮又山之民覓泉於竹以溉而不費人力顧必山泉而可不然則法窮若法也而傳急流可即吳越緩流也亦可山泉可

即燕齊平蕪也亦可隨俗之便或用中土法或用此法可以佐水車之不及而全民用所謂巧生於窮而窮亦因巧而濟者耶人云考工記可補冬官予直謂冬官未亡第錯於它官如箱人瀦溝之類徐太史文既酷似攷工記此法即不敢補冬官或可脩箱人之采非墨子蜚鳶比也利先生為歐邏巴人偕其儕用賓於朝甲辰予識其人於都中綠瞳虬鬚與之言恂恂有道君子也予休澣別去利先生已化曾為詩以哭之至壬子復趨朝則墓草已宿矣悲愴久之乃訪熊先生見其家削者髹

者編者則法^治水法具也彼方日以錢易水而飲顧切切然思人田之毛澤又且遠巨此其人豈復區區踵頂利所可及哉永樂時神機火槍法得之交南嘉靖時刀法得之佛狼機鳥嘴炮法得之日本然金火之用耳師金火以致利蝕水土而廢巧則為敢於殺人而不敢於養人矣而可乎大都西洋之學尊天而善曆法算精於勾股子每欲學而苦不得暇至其言物理則願與之相質難於無窮矣而此不具論論其水法如此

此百有錢牧高序十一首之福

人已察乃索良醫國已察乃貴謀士蓋如今乃思陸公之言也陸公起書生談時政不數年而贊密勿使悍卒為之下涕猜主為之開誠雖其際會使然亦豈徒文章之力乎史稱其論諫十百篇皆本於仁義切當時炳於後世世之賢者至擬乎伊呂之際雖已過然如其才亦可謂難矣方陸公時天下更造大勢已決藩鎮作而帝歲竭備禦之師無處不設意使今之賢者為之亦不過開條例廣積貯秣馬厲兵待四方之動如此而已而陸公方從播遷之餘談醇悶之事捨衆絀而舉大儲以謂

者綯者則法^治水法具也彼方日以錢易水而飲顧切切然思人田之毛澤又且遠巨此其人豈復區々踵頂利所可及哉永樂時神機火槍法得之交南嘉靖時刀法得之佛狼機鳥嘴炮法得之日本然金火之用耳師金火以致利蝕水土而廢巧則為敢於殺人而不敢於養人矣而可乎大都西洋之學尊天而善曆法算精於勾股子每欲學而苦不得暇至其言物理則願與之相質難於無窮矣而此不具論論其水法如此

重刻陸宣公議奏序 黃道周

心學

人已察乃索良醫國已瘵乃貴謀士蓋如今乃思陸公之言也陸公起書生談時政不數年而贊密勿使悍卒為之下涕猜主為之開誠雖其際會使然亦豈徒文章之力乎史稱其論諫十百篇皆本於仁義切當時炳於後世世之賢者至擬守伊呂之際雖已過然如其才亦可謂難矣方陸公時天下更造大勢已決藩鎮作而帝歲竭備禦之師無處不設意使今之賢者為之亦不過開條例廣積貯秣馬厲兵待四方之動如此而已而陸公方從播遷之餘談醇悶之事捨衆絀而舉大儲以謂

散財可以聚民見情可以得衆源本精誠以進三代之
盛意使今之賢者聞其言亦以為濶迂耳順而心吐之
也然至于今天下無不知誦陸公之言者凡人智皆裕
于事後而迫于事前故論多消于事前而定于事後于
家之市閭而被盜掣其牛馬乃擊里鼓聚族子酒饁之
費無有寧有夜久而厭之亦以為循礼義謹垣墉之可以
重保也建中之初陸公方為翰林馬燧討河北久不決
乃請濟師朝廷問公以為師不在衆久必變生徒勞輸
輓而賊不可得不如委澤潞以抗山東還神策以固關

內于時朝廷亦心迂其言既而涇卒發難天下騷然世
于是知有陸公也君子不幸而生于不得無言之時又
不幸而使其言中則天下不得安無言之福君子亦不
得不受有言之禍後世之人处于事外執鏡而測之其
故炳如也然而君子之意盡見于言者則亦鮮矣予攷
陸公為相在貞元之中年天子已脫于艱難感猛獸爪
牙之喻思崇中尉握兵于內于時劉希暹白志貞則既
敗廢矣竇文場霍仙鳴計又且起陸公于此謂天下之
禍不發于邊疆則必發于禁衛天子之意既不擴而受

公庭之言則必黻而入中人之詞特其意已早而言之
太察故獨藻雪其身絕交遊卻餽問以一意于天子自
邊將贈遺刀錐而上屑然不取因而推之以塞倖進之
門閉傳奉之路以陰奪蒼蔚為天子保其名器如賞散
官卻邊餽及論元從功臣諸疏中其意可推也自陸公
去而後延齡用竇霍始恣淮蔡翩然而中官兵柄之禍
遂與藩鎮俱底繇斯而觀陸公之意見于言者則猶未
盡也公之所盡言者內而治道外而邊計使天子消貧
疑之端邊臣得捍禦之實情見于上民聚于下即不能

能護軍汰神策肘腋爪牙亦未足為難而惜當時無復能
知之者予意今賢者亦未猶未知之也即不知但取其
所論治道邊計五要九弊八利六失諸篇觀之宜不至
於漫試以天下為倖故復刻之與眾共繹焉

杜律意箋序 何喬遠

予嘗讀千家詩註杜詩上汝陽王篇末句云淮王門有
客終不媿孫登孫登孫權子也天下名士皆與為布衣
之交故用於汝陽為切而解者謂蘇門長嘯之孫登而
已解悶絕句詠妃子荔枝事曰勞生重馬翠眉頰註曰

重馬一作害馬予讀漢書劉屈氂傳百重馬註謂孕馬也走馬既空用及孕牝蓋從平聲其字甚奇而解者不知何也唐一代名人惟杜子美韓退之無書不讀退之常取其古文奇字而子美常取其隱詞旁語人各有所好也周公之文意深而詞亦深孔子之文意深而語益淺讀周公之文其句讀可上下讀孔子之文其意義可近遠善為文者未有匠意者也至其音節條理艱而發之以易煩而出之以簡此亦作者之則也杜公筆力既健讀書復富其用之也若探囊而寫積雖杜公亦忘其

所自出故其詞意所至可以八面四方而求之而今之解者家詡其語所自來人測其意以一端此仁者見仁而智者見智矣鄉先輩左相顏範卿公沉涵唐詩有年其為杜詩意箋殆竭一生心想老而後出之大中丞滇南近華朱公為刻而行馬中丞有所評鑒左相公亦以載于箋端左相所箋取得杜公一章大指之所在而不貴以博洽自見其義約而理明中丞公所評甚簡然皆確然而無疑者予曩從中丞公備官西曹其時公殊不談詩精言不多乃至于此語曰知兵者不言兵其中丞

公之謂乎又曰善用兵者不用衆而用寡則左相矣

陳紫峰先生言行畧序 何喬遠

陳紫峰先生既沒其學尊表于世祀學宮有年矣其孫復欲推明而大之以貽諸後命喬遠次其生平言行及當世學士大夫所尊重先生者彙為一帙而為之序序曰聖人之道大矣包乎天地而不見其玄虛統乎萬物而不見其繁萃兼言之未嘗不精微言之未嘗不該其深入乎性命者常顯于事物其博散于事物者常通乎性命後世名儒君子得其一指一歸發揮昌明之可以

淑身而善人何其大哉後世之儒所發揮昌明其一指一歸以淑身而善人者非有所擇之也其性有近焉其力有入焉而以至聖人猶由津之有筏適國之有徑其理未始二也夫三代之世人共明一道士共珍修一學則既無異同矣異同生于漢然所謂膏盲墨守者特以守其師門訓詁之傳非聖人安身立命之大端也而後世乃以膏盲墨守乎訓詁之說者膏盲墨守乎聖門安身立命之道夫聖人之道之不能雜于異端也猶太空之不能不陰翳大道之不能不荆榛也所賴名儒君子羽

而翼之使之垂光于中天廓清宇四達以盡後死者之責而已豈可有彼此之間哉君子之學動則踐履靜則涵泳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莫非吾心之化工誠有以盡其廣大高明之量使之昭暢洞達其內無纖欲之可留則其中無一理之不居仁義禮智以為徵應孝弟忠信以為躬行皆其必然之効自至之符故日用飲食可以盡神化愚夫愚婦莫不與知能此聖人之道所以性命事物顯微精粗一貫無二而剖析其同異較論其毫釐者雖忘言可也先生之學得之蔡虛齋虛齋之學宗之朱晦

菴而所歸宿獨詣實在此_于先生固不輕以語人世之尊先生者徒謂其高潔不滓光明無累亦未有得其精微者也至論先生出處之際則其肥遯不仕蓋為大夫之養而非以逸為高者今太夫人下世之日先生暮齡未艾廟堂一日用先生則又必有為世道之光者非但如斯而已也喬遠生先生之鄉最後_私肆有志聖人之道而不敢以語人間嘗竊取蔡虛齋與先生遺書及其平日尚論玩索蓋亦有年反躬內鑒不得其彷彿而先生之孫復以此相命遂擯授先生所學之大要與其切近精

實者如此嗚呼論先生之世豈特可以祀學宮而已以躋有宋諸儒俎豆聖人之廡可也

草訣歌序

何喬遠

昔人譬草書如春蚓秋蛇又龍蛇相競乃為草聖余觀伯英逸少往往有之顏魯公爭坐位帖其筆畫溜潤之甚又嘗觀宋人勅命誥身尚有此意竊恠皆軟筆為之及趙承旨乃遂失龍蛇之象作氣勢拳勇矣豈今之膠筆起元人耶古來相傳之物惟外裔短于趨變尚仍其舊今朝鮮所貢筆皆軟筆耳草訣歌百韻不知誰作批

其休古人名能書者未必盡用之然其規模一定若熟於心則一時筆窘可以助意不至作真體置草書中且其比况攢會用心良苦友人吳克國夙究斯道草隸兼通爰摹舊帖再填隻鈎而手刻之苦亦不減前人夫霍去病不學兵法也烏可不知兵法耶此吳氏摹書意也

琴莊筆記序

何喬遠

古人精通內典舉以通斯文者無如王摩詰白樂天蘇子瞻數家摩詰樂天則以內典通之蘇子瞻則以內典通之文其餘裴休張商英之徒則內典而已矣然其所

詣亦自有不同者余嘗作佛論以為世尊而見仲尼仲尼將與之乎其拒之也仲尼所以處一世之人陽貨季康互鄉之徒皆可以進然則世尊而見仲尼仲尼與之矣彼其忍辱卑下以持其身既不殊于觀察慮下之旨而諄諄誘悟衆生之意亦何殊于人立人達之方至其幻妄世界虛空一切者富貴浮雲從吾所好者也今世之儒徒沿古人闢佛之意文字之間佛家一辭不敢措手此何異世之學唐詩者不敢一字入宋而近時為制義者不得越用禮部所限語也余之鄙意外域衣服食

用之具其精且巧於中國者亦多而中國率用之至論學論文則曰彼佛經也彼佛義也講學之士尤嚴其禁而他搢紳人士名為尊佛者則徒取齋且誦而身實悖馳之故夫取佛之義旨以廣吾聖人之道者則聖人之道之大可以兼佛之所能知能言者也余友黃懋發氏夙心東魯之學其於人倫日用之間不敢越之尺寸而旁通內典以為餘力居閑讀書偶有所得則筆而記之謹閉一室登日靜心所以慨歎有懷懲艾自訟莫不槩于聖學而時時證以佛經諸語章章法言字字良箴嗚

呼若懋發者其真善尊聖人而善廣之者也余不能為佛經之言而能知其意故為懋發行之而為序而歸之

鄒南臯先生理學要語序 蔣德璟

璟十歲侍父江山即知有吉水南臯鄒公海內偉人也比釋褐介吾師匪莪何公及同年友須彌劉君將取大以家諱歸然每讀願學前後編及會語講義諸書未嘗不著茶奉也公門人峽江曾使君飭吾泉兵政暇選公論學要語授何師長公舅悌刻之而東余令吏摘集中補其未備且見箴曰來教有一日不可不讀名臣錄之

語得無與金谿所謂外說為主天之與我者反為客相似乎璟言下猛省夫天與我則天命之性也率是性即為大人求之外反失赤子此集義義襲之分金谿所異新安以此然遲之三百餘年得姚江而其說始伸姚江復得吉州諸君子推明之迨華亭當國為之表章而其道大行迺至今日而良知一綫幾明滅矣非良知有明滅而學者以良知為客之過也自羲堯至涂人天之與我寧復有二然而以為主則首出庶物之聖人以為客則物交物引之而已矣客之不已漸且奴之故孟子以

為失其本心而姚江諸公反覆剝折不啻距楊墨斥佛老然者蓋皆非得已非好辯也鄒公之學實本金谿如云終身結果繫最初一念此一念即是配天地並日月質鬼神一真百真一不真百不真讀易至復亨剛反曰不反則神不入至金夫曰躬吾躬也千劫萬生秉靈毓粹而來奈何見金遂不有躬又曰肯安心時時是父母未生前越妄搜求越參証時時是父母既生後蓋皆從先立其大一語參入以是窮而夜郎達而銓諫久錮岩壑驟長臺端而出所性終不加損迴視姚江真無忤色

矣余又賭記公二事公初紉江陵奪情生成江陵敗攻者蠱起公獨不肯擢晚乃特疏其社稷功可謂無我當東方有事時公首倡首善院于京師或以濶迂沮之未幾而改為瑞祠嗟乎使人人誦述孔子何至又更節甫為伊周然後知聖賢之坊世遠也姚江傳習錄出其門人徐曰仁錢德洪乎余最愛其與顧東橋聶文蔚諸公書以為孟子後一人使君所纂亦多論學書而義語合篇尤有前賢未發者環無似少知慕學漸泛濫詞章經濟及二氏者蓋亦有年近始悔無得手處故一聞使君

之教遂不覺捨其外而反求之且今使君追師公以附於文蔚聶先輩懸像而拜姚江之義

馬還初掖垣封事序 蔣德璟

上慎重賜環於銓部疏廢籍百四十餘賢而獨吾閩黃幼玄宮允馬達坐給諫首蒙召用蓋異數云先是幼玄三疏抹華亭達生特疏糾監視海內高其名以為中興真君子而上實心念之以故雖用它臯去而旋有不測之收余既私為閩幸又竊知羣臣材品久入神聖燭照中次第彙征日可竣也當達生被覈兵馬之簡所關軍

國計最巨一切忌怨各譽盡度度外而最難者邊鎮兵實縮馬實空餉實浮驕卒猶弁烏鼠同穴即催檄雨下無可報報亦畫餅余每見達生手劈眼披瀝尽心血而無奈其攢眉何也所條三十八議裁官裁餉汰金三十餘萬而總以簡練為主記司馬楊公修齡將入秦嘗以勅撫下詢余謝曰某不曉兵粗曉書士不熟舉業不可試兵不熟擊刺不堪戰馬決也果可戰則勅撫惟我矣戚少保練兵拔粗朴去游滑刀鎗棍筧各選明師以漸教演親若父子義則師弟大畧一營得十人百人合為

勅旅所向無前不汰兵兵自精不汰餉餉自省不定營制制亦自定蓋以練陰行其汰而後知增兵增餉調募紛沓廣設加派樂輸房號名色括窮民以悞封疆者皆不求其本之過也前此用兵堯鞏如雲化為巾幗說者咎其不忠余獨傷其不學譬如白曳子弟久習奢懶遇文戰膽顫可憐而以為志不向上苛矣間亦認操作練譬之指晒為讀於攻苦一途絕未夢見在而謂兵不可練不尤與于不練之甚乎達生核九邊情形既審尤嚴取與無敢以環瑱嘗者與余飯一蔬外無長物其門如

水嚮同年同觀政第目為端人長者寧知其大作手爾爾其謂監視暫設原比監察例不比撫鎮例嗟乎今且比總督例矣各邊有內總督而真總督之責輕京營有內總提而真督協之責輕兩淮有內總理而巡漕御史之責輕外若見為掣肘而其責借之以輕則未嘗非臣下之制利也可不深長思哉館丈王公癡仙讀達生封事以詩代序而幼玄和之曰人從破冢出舟何沃焦經今兩賢身出沃焦矣而天下事正在漏舟中安忍袖手吾且以長年觀之封事凡六十餘上不具論論其大者

理學經緯十書序

蔣德璟

吾泉黃季敬先生手著道南一脈及西孝經行世復出經緯十書示余其人自義堯至明其書自六經至語錄訓詁其字自三十三母外凡涉學者派分縷析蒐採靡漏而於朱陸王之辨尤洞暢環讀而三嘆曰富哉書乎蓋余少而疑講學也學自傳說發之而夫子繫易允曰講然三代時比屋皆學不待講即夫子時不盡講然無他學也若二氏則自為別門亦不待闢而至鴛湖以後或標德性問學格致一訓幾成訟府皆為義堯諸聖人

而其相詬厲甚於二氏何哉且夫二氏之精者皆吾儒緒也竊其緒而遺其全則有之顧以闢二氏之故取聖賢言無言空言覺之微皆以為隣於佛推而不受而強掇其粗以與之角則亦與於佛之甚矣故今世士大夫無不禮楞嚴諷法華皈依淨土若以其理精于儒無復異議非佛能也儒不自有其精而推以予之之故也使知儒之精原無不有則凡佛書高者恐猶在會思範圍而其沈洋竒恣者亦僅埒儒家之莊周駟行而已一洙泗揖之而有餘何以闢為舉天下習經義應舉名若尊

朱而自姚江一派則皆為陸為王即或以禪疑王陸而
晦翁晚年已自有章句支離不求已而求書之論且曰
天命之性本無儒佛則并佛亦囿天命中而真晦翁出
真義堯孔子亦出矣故姚江定論一書足為考亭功臣
彼株守其章句者未得晦翁之深也善乎先黃先生之
言曰禪學亦有南北宗神秀時勤拂拭之偈似朱學慧
能本來無物之偈似陸學然禪家未嘗爭勝而朱陸之
徒爭之不哀哀釋身心而驚齒牙居廊廡而評堂奧嗟乎
其亦可以退然反矣闖學自將樂龜山始蓋親得二程

為之師而晦翁其門孫也當時延建間名儒輩出入明
而四書詩易純用朱書用蔡沈春秋用胡安國四海之
內皆稟閩學而吾泉虛齋紫峰紫溪九我數先生復自
為溫陵開山賢聖蓋泉學於斯為盛而先生又能網羅
前聞斷以獨解使四子六經更無贖義豈不難且偉哉
吾師匪我何公嘗疏薦先生於朝而余從弟為其家倩
悉先生內行澹穆靜遠居然有道君子嘻講學若先生
者可也故余直以先生為可繼道南一脈之後而序其
書之大指若此

昔者古之所謂文者，非徒以文字之繁簡、音韻之清濁、辭藻之華麗、章句之宏富為事。蓋文之於世，猶水之於木也。木之有根，水之有源，此其所以為文者也。若夫文之於人，則如天之有日月也。日月之照臨，草木之蕃茂，此其所以為文者也。故君子之於文，必先求其本，而後求其末。本者，道也；末者，文也。道者，文之質；文者，道之文。質者，道之體；文者，道之用。體立而用達，質著而文彰。此其所以為文者也。

明文海卷二百三十

序二十一

著述

餘姚 黃宗羲 編輯

五經蠹言序

蔣德璟

明以崇經取士，鮮兼經者。然自聖門子夏商瞿左丘公穀之倫，皆僅明一經。漢景武後，經師輩出，然一人猶不能獨盡其經，多以相合而成。且每詔五經，諸儒講異同於石渠虎觀，稱制臨決，其難如此。而後世如鄭玄王

通顏師古孔穎達及宋大儒程朱諸公碩皆兼五經論
議甚富何聖門之難而後世諸儒之易也入明而楊公
慎鄧公元錫特號博雅揚間拈同異鄧則戛乎深矣
家君子授諸子各一經余幼得易不解更授詩旁通書
禮春秋習其訓詁亦復不甚解最可商者如易必拈占
辱以下師書訂武成詩掃小序禮多以漢駮古春秋乃
舍左而徇胡皆古今疑府他如金矢非贖鍰已日不必
非干支嬪虞非瀆姓戡黎非文王遜荒非奔周駟虞非
獸鄭衛非淫周公居東非東征履帝武非高辛玄鳥非

卯孔子非不知父墓魯郊禘非成王賜周正為子為寅
許止趙盾之獄蔽罪與否滕子不書吳季札不書大夫
非貶更僕未易數思向名儒洞了三代以上事者一為
發覆而得許君大夫賡蠡言讀之起舞曰異哉夫海非
蠡所測也然一蠡而海之性已盡五經學海也千古挹
酌無慮萬家而竟不盡者何也漢唐為經用而宋自用
也為經用患拘自用患戾皆經功臣而宋人於漢今人
於宋則皆自以為忠臣然後知經之大於海也余友黃
君幼玄精十三經言向寄易黃圖京中余出與同館讀

明史紀事本末 卷一百三十一
之相歎伏以為楊子雲不能作甲子之役漳有顏君茂
猷以五經二十三篇得雋而大賡復以是書行於世何
闕之多才哉大賡學博而行方以名魁里居捷戶修不
朽之業異日出經術經世必有卓然自表者即為飲海
之長虹運海之大鵬其可無言蠡矣

鑑朽序

蔣德璟

作史難讀史亦不易自余在著作之庭見所纂實錄皆
采科抄章奏與起居注兩者而科抄多漏畧十僅得三
四起居自文書房傳諭及閣揭外寥々即欲有所刪潤

以諸曹掌故與邸報參補而已又一二載筆跡為爛朝
報不經心其高者胸臆為政間規時局所嚮行其高下
至於百十年之久文獻俱湮而野史與之錯行於世由
今思之古今史殆未可盡信也當上初年召對文華平
臺幸與同官持不律侍御榻言動必書一出殿門愴恍
若夢互相舉似已不無撈雲捫日之矧矧其它乎而士
大夫頹從蠹簡斷編懸斷耳目之外故其精則可以功
史而其蔽也亦嘗為史所愚余友吳比部田年自其尊
公惺初先生與福清葉公讀中秘書以古文辭著比為

柱史所至有声而比部弟昇繼之客春比部以使事歸
暇取涑水通鑑論列名曰鑑杓如言舜柴岱宗乃巡狩
非封禪太公無陰符子房亦未必有黃石異書也明為
荆聶陰為紅線聶多費一姊荆多費一田光魯仲連義
不帝秦多却聊城一書也漢光武伏赤符倣赤帝子子
陵卧隱陳希夷睡隱也佛入中國被佞佛者搆捨一番
佛殊不顧中國之入也楊閔西却暮金妙在子孫步行
蔬食也順帝寵乳母山陽君李固能立命出宮也華歆
以狗續龍當付狐貉噉盡也孫權稱臣曹操非三分也

魏徵斌媚無忠骨寧為良臣不為忠臣無以謝建成也
高力士為田令孜輩作俑也皆於定案之外卓有平反
上下千古也殊具卓識若比部真有功於史矣使之探
其金匱石室之林當勝余輩遠甚而余更有商者昭代
皇宓既秘不可窺諸稗史通紀傳信諸書尤多舛陋易
悞來學試以實錄為綱而合鄭簡端王弼洲及吾師何
氏名山記之類成一部明書何如余不敏病未能也請
以俟君子

元和御覽詩序 潘之恒

詩以情至惟性是近凡述志陳辭非至性所安未有能定其情者徵之唐詩庶幾得性情之正而於唐選若張侯以中鵠或同代或同朝野稱千古一時其風調自合莫可易矣以今觀元和御覽詩其所錄僅三十人進詩不滿三百首與世所選十九不侔如簫篴笙篥異指同音律有所持而調有所協故足傳也友人汪騰遠氏得之古篋繕本以相示余讀之心醉十日尚未能醒其詩之所工以幼為本以靈為胎以想為因以虛空為典故以遷易流動為精神抑將爽美疾而嗜美芹生於藥石

以獻至尊豈徒蔓音長笑於空林邃谷間而莫之聲過鄉音達者以為異於齧音若紀黍析塵為不易辨也蓋其吟同社其仕同朝其隱同志其所選在中晚之間若發一竅如出一口與今時詞場所尚若相遠而實相侔黜枝衍存穎碩削繁縟尚素真騰遠氏惟有之故似之惟知之故樂之至精於校讐一字不謬又其餘事近梓唐選者如英靈間氣搜玉極玄篋中國秀才調俱有善本行世獨二妙未梓弘秀為宋選而剪綃尊前為唐詞能次第舉之具有裨于風雅非淺而余猶以老眼屬望先

序此集標為諸選之最惟耳目一快新賞昔陸務觀據
允言墓碑為唐舊書不若余以品詩為穀士據也善乎
方賤方氏之評曰詩文之道以情進以性成子之情無
不之而性有特操是謂能性其情者而情性乎哉余服
其知言遂述之篇首以質諸同調

金焦二山刻石經序

錢府

漢明帝時佛法始入中國惟四十二章經最先至貝葉
線穿無有三歲之目也梵書旁行無有華夏之字也因
果報應無有心性之精也嗣後声教漸通梵僧麀集契

徑之來寧獨白馬可馱而已哉逮於隋唐屢翻重譯度
閣細緜則有五千三百之多焉噫嘻亦侈矣然紙傳筆
寫流通則囁口誦心惟脫落則易乃板刻肇於景德之
季而石刻則幽州南山石洞有之佛藏始布滿宇內云
金山昉為澤心寺而焦山則南山之譙山成也傳會焦
光名勝與金山埒自古無有以石經刻置兩山有之自
今日新安詹生始詹生素工筆札雅善詼諧一旦以純
灰滌腸懺悔夙業始而逃儒終而逃佛發心刻四十二
章并金剛經與金山道德清淨經於焦山廣募博化奔

走南北若心蘭足樂此不疲詎不可嘉尚乎夫佛藏侈
矣不可加矣道藏自宋王欽若分洞真洞元洞神為三
洞太清太平太真正一為四部其間多襍收方伎旁採
諸家而老子一書躋之洞真遂為玄元之鼻祖其它如
清淨五厨心印其類尚多然細繹之則皆道德之雲仍
耳詹生始終感異夢誓竭此生之力必欲書而刻之藏
之名山以垂不朽豈非末劫護法之傑丈夫哉吾獨悲
鴻都石經自中郎沒後寥二千載雖魏周隋唐代相移
徙而古文篆隸畢竟烏有今漢碑漸滅唐刻僅存學士

大夫雋永聖言沐浴聖化由明經以取科第夫孰非遺
經之力哉竟無一人出而倡率經營其事者何耶豈非
二家因果報應之說足以聳動維繫乎人心而吾聖人
之教日用常行若存若亡一切付之不聞耶且也詩殘
書偽禮壞樂崩漢儒掇拾疑似相半此無它無護法如
二氏者流故也吾願詹生儒佛兼修竣工之後再發胃
心賈其餘力先之以諸經後之以諸孟必有異人出于
熙洽之朝雲合響應共肩勝事而皇上帝亦必陰扶
默助適增福祉法施財施均荷帡幪永無斃者頌不

偉欬借書以俟

唐詩選序

費元祿

夫詩閔世運治道因之故人主操禮樂以鼓吹一世合情証性含生之倫莫不議的至於中窾而出叶和而響以鳴一代之盛斯致中和之極也禮樂崩而詩亾矣仲尼刪詩正樂以存往風來亾而不亾也騷選迭興文有其質郊柏梁而禘三祖猶之彬彬：哉至六朝而綺靡相高濫觴斯極江河不返詩乃真亾矣唐文皇以神武定天下驅六朝而滌之始振雅道而精神足以鼓舞一世

明皇中興逾浩厥旨豈惟騷人才子搦管濡毫即田畯紅女用寫情志莫不各臻妙境內不詭性外不詭法机弥天而旨弥真其以單翼鳴者亾論乃若專門大方差可擬議四傑佻放其詩砰宏沈宋輕雋其詩清綺審言簡貴其詩沉拔無功散朗其詩閒遠燕公流播其詩悽惋曲江方偉其詩俏厲子昂超邁其詩古雅蘇州踈宕其詩澹致右丞之禪為玄詣襄陽之隱為冲和東野之苦為枯瘠長吉之竒為譎宕他如牧之豪縱飛卿綺靡劉滄馬戴龜勉氣格將邁時流獨少陵雄渾青蓮踈逸

明道集 卷一百三十一
鞭笞諸家掩映千古譬之叅三乘禪以頓以漸各從所入其於証果一也而要之大宗智者得之矣大抵貞觀之初政善而風厚故其詩葩而有餘味開元天寶之間政治而風暢故其詩蔚而藻大歷之後政衰而風弊故其詩淒弱而悲使人有遺憾世變由來政治多故其以倡和篇什宏覽槩致存亡風來可考而見也嗟乎選唐詩者亡慮數百家雖雅鄭錯陳各自異好而子鱗氏為精其以徵響合節裨古而止余暇日取以披覽諷詠頗有得其要領而憾其不無刊落乃稍增其二三以足未

備則茲集也雖不盡唐詩而于鱗所謂唐詩盡於此也不佞豈敢謂存往風來倘亦仲尼刪詩正樂之意以徵世運治道則幾矣

識字經序 魏呈潤

陳道掌以一字衍至十目之以經：徑也博物志云聖人制作曰經自文字之興取夫易繩變而至今錯蚊脚因事生變形無所遯祖頡而宗沮何以無字經也周公制禮定天下作爾雅釋字義遂為九經傳疏漢時明之者亦稱為明經老氏作五千言羣仙出其血汗字：細

書然或以稱經或以稱子則亦無責世之疑乎經也世之疑經併以疑於其字夫字之孳乳浸多轉相假借李丞相取合於秦者爾爰歷博學八体尉律紛二而起試僮課吏從而劾其不正往二召能說者事獨盛於漢宣平閏新時甄豐有所改定又為世非訾至許氏淵心玄覽洞朗八極引伸觸類本末序例附益反切為母為子從禮從樂齋目炫耳加以徐氏訓釋使形象糾紛人物賢聖山川神鬼昆虫草木盪衍諧和靡不相親亦既引區寓以光明矣方之於道掌氏無不備是也道掌學無

所不窺七經六緯金玉而琴箏之占授教萬無不箴縷貫穿慮世之稽謬難通神明易達窮思浩眇昉一委十有音有義有連有訛有按有姓審音引形參同別異繁繁落：象天曆包執府經非復譚煩達精矣前挈之後引之述作之理甚具有法且夫天地之數不可究詰莫不從一以生一與一為二以極乎恒河沙數百千萬億韻府未該梵譯難了從其所識還返於無識至無文無字之初天收其血而鬼掩其哭慧能所謂字則不識義則請問者豈亦合之祖龍焚香燒香山再度龜毛兔角

逍遙於無何有焉則宓氏一畫猶為多也又況于一毫
端中設為津梁以濟往路所不及者哉今必取世之疑
者陳其經若史暨子集百家獮祭于前掇其一二三四
彙而填之亦名曰經其能得陳氏意所存乎否耶余向
效北齊顏氏課子弟日寫數千字撒畫偽舛時：糾彈
之自謂盡意矣後讀金陵字說為眉山日致諧謔無已
則篝燈改竄勤劬夜分恐後生詈若廬陵云爾者字終
無識時矣余且載酒向三山問道掌氏於庭也

易解序

唐俞

易其至矣乎聖人曰立象以盡意：終不可盡也故神
無方而易無体必竦之引伸觸類者世人習其師說黨
枯保朽牢不可破烏足以知易余嘗思道太宗有三為
義文為黃為老：之道德黃之符讀者輒目為出鬼說以
其意皆主於用逆而易逆數也乃反若易言之何耶不
過謂考亭正義業已奉功令如日星稍欲為異即屬孤
禪詎知易理秘密聖人洗心退藏立之又玄寧僅是一
番君道臣道籠統說話便打發過去太白所云白髮死
章句豈不信然且世代遷移豪傑輩出人持一赤幟幾

明如海 卷之三十一 十一
欲奪焦京之席而解瀛洛之攷斯時即起考亭于九原
從前論定亦必互有異同而無識者偏護其所短以為
衆射之的又安得為朱氏功臣余因是憤作備之誤與
吠聲之界就是解中稍加詮訂亦自知款啟寡聞識不
能什之一筆又不能百之一獨意麻衣有言從心地馳
騁不向注脚盤旋姑為標一指於此使淺人自見淺深
人見深而已矣偶與客談及稍指陳大意客曰昔輔嗣
善易而君名適同君其中郎氏之顧邕子應之曰予何
能知易抑思易之名廬躔也一日中作十二色若是其

變也故術家徵應道家言伏食儒家言性命各有精義
可以永世至帖括而侮易甚矣勦襲蕪陋對之欲嘔當
時聖人所謂絕韋滅漆者果在是乎吾意兔對卦鷄占猶
賢于研硃滴露者也世有精易者惟變所適乘遞換之
春秋與天為徒補不全之日月萬化默成神明在我乃
可以薄吾之說也夫

小窓清紀序

何偉然

燕園寧野之別業小窓燕園之別竇清紀小窓之別述
也夫人靜坐幽窓不讀書枯坐何用讀而不述死讀何

為寧野讀之而述也不負此靜坐矣然兀坐易枯非有
迫之而起則鼓舞不神寔以外之江練山翠遙濺於鄴
架而脉望欲為飛動也寔以內之桐影花陰柳烟竹月
掩映於筆床間也無非撩人語者得趣深發越自靈異
矣紀以清名者寧野熱於情而境漸冷將以小寔為攝
境之戶不覺清味之雋永也雖然豪俠性成寧為境移
吾知寧野之境愈冷而心愈熱也夫

廣清紀序

何偉然

予與吳寧野初纂清紀海內翻梓者再王經倩起而廣

之其書益竒海內嗜若蔗境芙蓉粉養紙以待副墨薈
薇露浣手以待卷舒經倩曰此何欣與賞令人珍好若
此則以清名之可貴也清名可貴乎清名固自貴獨奈
村夫不認清為何物執林壑所韜晦者與游閒亾賴埒
則清名將為寒酸之訛刺名從此得賤由是龍螭之雋
流驥伏之烈士雞棲之彥倫共厭其倫而思避焉清名
可避也槩而覘之天則取清氣朝則取清時官則取清
吏禪則取清規仙則取清班鬼則取清魂山川則清而
秀吐草木則清而芬揚昆虫則清而韻冷天下無此清

字不成為世界惟恐胎俗載清名不得耳如果冰神玉
儀世外佳人世方藉以洗刷何以避為必求村夫認取
而後清之名貴則清反為投之物矣第怪工態飾名者
起而為清中之異端鬚眉面目尽是游惰情裝束步趨總
墮惡趨流慧牙齒不可方物蒲伏衣冠浪嘲林澤朱紫
奪而淫雅亂其中非有大雅為之主持不無溷場決隄
之虞也然而大雅之自認亦有未必盡是者以批風咏
月品水論山為清語則塵尾無經術以松濤竹籟鳥語
花聲為清韻則休明無鼓吹以岩居川觀煮茗焚香為

清事則閒居無抱負如是則飾名者得雜處其中何怪
乎名之不能自貴也吾將何以收其常貴之名乎則惟
有讀書一節語云讀書可以醫俗今之薄清客之名而
肆其凌轢者止論矣即如莊清得濁求雅反俗者只是
胸中無一字故作意蕭疎轉呈粗鄙使其讀書則斂神
肅氣洗塵祛氛美標格而遊名通安得猶然窈清之膚
襲清之皮與遊閒相激昂也一不讀書則文象皆非縱
村夫認識清名亦何居焉所願讀是紀者得其清之所
以名而收其清之所可貴則是紀不為遊閒之借資已

雖然人惟恐不好清名耳天下不相率而墮惡趨者幸避却一俗字以清名自托則清之名猶足貴而不必避也言及此不覺清淚欲洒經倩曰乃知清為天地民物之原千古高人逸士之根也肯矣哉

五經註疏大全合纂序

張溥

經學之不明講說害之也予心惻焉意欲廢說而專存經解竊取古今書目考之以經為一類按其書名或存或亡次第未購又遍覽史乘旁及百家與名人藏集其中有一言合經者剝取簡首久而成卷私先名命分為

三集自周迄唐曰古解宋元曰通解今則曰國朝經解自周迄唐者有見必書有言必存蓋古人說經源流尚近文旨並深得其一言如寶元龜即或解異時王初指自在所謂過而廢之寧過而立之予識焉而已不敢忽也宋元諸儒解經最詳然稍錯出矣師門相因語言不休複說枝譚往々而有不得不少辨得失鄭重去取本朝專以經學取士流為科舉其學遂廢縉紳儒林絕口不吟然訪之著作之家山澤之中岩廊之上亦有其人或五經彬々一人兼之或竟其生平止專一家大都便

制舉者必陋務明經者必深采其最長著之曰國朝經解亦以見明經有人經學未絕也三集既成是非備見然後探賾遠近通懷彼我私出擬議為易書詩春秋三禮孝經通論以寓己志庶幾微言獲明前人不泯然才識庸短家無藏書即終歲經營度非二十年之力不就白首可期成書無日又自悼懼不遑寢食因念註疏大全二書久懸學宮度而不覩目前之憂同心所嘆乃先合以論次與其通傳夫註傳之學甚于漢疏義之學盛於唐南宋以後道學盛興註疏稍屈然現魏鶴山九經

經要義專明註疏之學知其說未嘗或止也成祖命諸臣集四書五經大全以訓天下而十三經註疏復整櫛懸設蓋不讀註疏無以知經學之淵流不讀大全無以正經義之紕繆兩者若五官並列不容偏廢成弘以來學者尊尚大全兼通註疏等為間書久而講說滋煩人便剽記淪棄大全亦復不論是故道隆而隆道汙而汙二書在今盛則偕存衰則偕亡其勢然也然二書雖讀亦復有端註傳設多義與今殊疏辭反覆煩而不殺學者苦無斷割遂甘閉目大全尊注為本取途既狹講諺

雜張義旨反隱以好便之人心當難讀之兩選雖策以
功令救敵不給寢久淹曠能不悲乎予既傷經學之不
能遽明又恐二書日遠而弗彰也為去其重複標以異
同使讀者耳目聰明知所指向夫適路者先問閔梁入
室者先厯門庭註疏大全亦五經之閔梁門庭也鹿城
李尔公可衛世家子好學尚經術見予所養請版行之
予乃歸以刪本任流廣焉

于司直金石志序

金鉉

歐陽子記峴山謂元凱銘功二石一投漢淵一置山上

是知陵谷有遷而不知石有時磨滅也余謂未然人生
世上果有萬志真氣結之金石間則長物可賴之得壽
又況險亦致之深亦探之古今不乏嗜奇人哉乃每語
同志及金石文字皆茫々不知所從出毋問幾篚間有
亾也矧歐陽子之言其殆是歟而集古一錄亟々為之
不置者又何說也毋亦思其變而思以由之歟抑中有
不變者存而又假奇人以為之表歟余質司直司直曰
否歐陽子磨滅之云誠有感于卓人異士作不刊業者
為末世儻父姪子埋沒無極故作此語非有憾于頑石

也此正與作集古書同一遐想爾吾儕生雖晚豈可為古達者訊遂相與為僻盟博覽金石文于天下盟曰朕所及雖險岩幽壑以苦求之舌所及雖堯人牧子以苦咨之有不如約者代為六一居士鳴鼓而攻之然猶恨鬱鬱居此未即為輕舉度徑周海內酬若大願司直因綜其目若干卷用廣碌々腐冊者之胸且以為徵奇檄代吾朕吾舌之所不及也司直每謂吾儕學問文章皆宜同金石壽此編成若金石且不能司明晦亦足以見其一班乎其風雅卓然寔永叔後一人矣

